

「鍾氏民調」暴露扭曲民意為反對派服務的真相

文平理

文匯報昨揭露了「鍾氏民調」用多種方式踩低擁護普選的民意，導致支持政改的民意一直「不過半」，甚至不斷下降之真相，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在幕後主導該民調的鍾庭耀不敢現身，而推了有份參與的另一位人士出來回應，聲稱他們只是想問一個「簡單問題」，即「是否支持政改方案」，背後並沒「精心設計」的動機。但是，在大量的事實面前，這種解釋不僅蒼白無力，更是欲蓋彌彰，反而進一步暴露出「鍾氏民調」轉移焦點，混淆視聽，企圖以「簡單化」的手法轉移話題焦點，達到其扭曲民意，為反對派服務的目的。

昨天，該位人士在出席電台節目時聲稱，「鍾氏民調」為什麼只是簡單地問「是否支持政改方案」，是考慮到有不同機構都在做政改民調，他們不想重複。而且，他們認為民意不是議員決定是否投票支持通過的唯一依據，故最終決定只問一個簡單問題：即支持或反對政改方案，且連前提後果都不問，並無「精心策劃」的考慮。其實，這個回答恰好暴露了他們是對此進行過「精心策劃」的真相。

另闢蹊徑設計踩低支持普選民意的問題

首先，用這位人士的話來說，他們是考慮到了其他不同機構所做的政改民調，所謂「不想重複」，就是不想反映出事實的真相。因為，自特區政府公佈政改方案以來，多個團體和傳媒都在開始做民意調查，所問的題目絕大多數是集中在「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上，大家都很清楚，現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進程，已經到了重要階段，而下一步的關鍵環節，是爭取到立法會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由於主流民意都是支持香港政制向前發展，要求通過政改方案的呼聲很高。鍾庭耀心中很清楚，如果按照

這個角度來設計問題，一定會得出多數民意支持通過的結果，這樣就令反對派非常被動。事實上，多家機構的調查均顯示，有五到六成的市民都支持先通過政改方案。因此，鍾庭耀就以「不想重複」為藉口，「另闢蹊徑」，從能夠踩低支持普選民意的角度來設計問題，企圖以此來取得有利於反對派的數據。因此，所謂「不想重複」其他機構的民調，實質上就是不想反映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均希望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的事實。

很明顯，「是否支持政改方案」和「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是兩個重點截然不同的問題，前者在詢問回應者的看法，而後者則是詢問回應者的結論。眾所周知，由於香港是多元化社會，對於政改方案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更有一部分人士，由於觀點和角度的不同，並不是都贊成政改方案的所有觀點或安排。但是，他們本身是支持香港政制向前發展這個大原則，認為政改方案雖然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完美之處，但可以「袋住先」，先實現了特首普選，讓全港近500萬合資格選民先圓普選夢。因此，如果問他是否支持政改方案，他就會猶豫一下，

甚至答「不支持」；相反，如果問他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他就會很乾脆地回答「支持」。鍾庭耀當然也很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就故意在設計問題上暗藏陷阱，利用部分市民對政改方案有不同觀點而挑起爭議，轉移視線，扭曲民意。

應用「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進行民調

事實上，由於政改諮詢已經做了兩個階段，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也比較清晰。現在問題的關鍵，不是討論是否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而是立法會是否

要通過這個政改方案。香港政制是原地踏步，還是向前邁出一大步，很快就要見分曉。鍾庭耀如果真的要了解香港主流民意的話，就應該看看「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發起的大簽名行動。據統計，僅僅是活動開始的5月9日和10日，就有36萬多香港市民走上街頭簽下姓名，表達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支持，而且，這些天來簽名數字還在大幅增加。另外，也建議鍾庭耀先生換一個題目，以「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來進行民調，看看結果如何並比較一下哪個問題更能問出香港主流民意的取態。



主流民意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記者莫雲芝攝

香港政改 中產階層應發揮理性之光

王平

香港能否在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一兩個月內將見分曉。這件事關係到全香港每一個人，尤其與中產階層利益攸關。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如果普選實現，佔人口50%以上的中產階層就成了500萬選民中的最大族群。香港中產人數雖多，但向來在政治上相對沉默。為香港、為自己，中產階層的意志都應更多地參與到社會決策中。

一個明理務實的群體

香港中產階層人數雖無法精確統計，但無疑是社會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他們是聰明、努力的人，大多很務實，政治上少有情緒化的表達。在香港的政制發展上，中產希望未來之路清晰可預見，這才與他們的人生經驗、思維方式相吻合。

理性、平和、專業、不容易被街頭運動所煽動，表明中產階層能建設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勢，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舉個例子，去年發生的「佔中」非法集會，重創香港經濟民生，破壞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被香港廣大市民特別是中產階層形容為「天怒人怨」。務實理性的香港民眾懂得，法治和秩序的價值絕不可破壞，不能為感性衝動的理而去破壞。

中產階層有不少是精通學理的專業人士，但因各種原因，尤其在反對派長期的誤導下，對政改抱有一些誤解。在這裡，有必要把道理攤在陽光下，還政改一個真相。

關於政改的理性思考

中產比較認同的法則是法治，而法治是香港社會的基石。所以政制發展必須依法，這一點想必不存爭議。而刻下熱議的政改方案，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符合中產尊崇的民主原則，通過以後，對香港未來發展有很大好處；如果不通過，對香港是大損失。

反對派所挑起的最大爭議，就是「公民提名」與「提名委員會」之爭。關於這一點，其實連討論餘地都不存在，因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文規定，2017年香港普選特首候選人應由「提名委員會」產生，反對派的主張根本是違法的。香港普選的權利來自基本法，如果連基本法都不顧了，還談什麼普選呢？

即使不談法律，「提名委員會」在制度設計上也遠比「公民提名」更符合香港民主發展的實際。對民主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一步登天的「極端民主」非常危險，許多所謂的新興民主國家已經用血的代價證明了這一點。反對派所說的「公民提名」，世界上確有那麼幾個國家在選領導人時會用到類似方法，它們是：幾內亞比紹、馬里、加納……但這些國家都以混亂貧窮著稱。反觀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無一採用「公民提名」。民主的發展要循序漸進，不是越冒進越好，政改方案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一步一步腳踏實地，才能行穩致遠。

「提名委員會」是香港人自己的智慧所創造，其前身是選出回歸後4屆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它們的構成方式、人數、代表性幾乎都是一樣的。「選舉委員會」已被證明是穩妥可靠的機制，現在它變身為一個提名機構，推出兩到三位特首候選人，供全港500萬選民一人一票做選擇，這是民主的一大歷史性進步，擅長做加法的中產人士應該心知肚明。

擺在眼前的政改方案，是穩妥可靠的選擇，是凝聚智慧的優秀設計，絕非無奈之選。反對派編造的「袋一世」，是徹頭徹尾的謊話。選舉方法未來不會一成不變，但前提是此次政改能夠順利實施。

萬一政改方案被反對派否決，會有怎樣的後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若政改方案未能通過，2017年特首選舉將沿用上一屆選舉辦法。至於政改何日能重啟，目前沒有任何法律條文有規定。也就是說，這次若錯過，不知何日君再來啊。香港有人擔心「過了蘇州還不知道有沒有船」，也不是沒有道理。

香港需要中產精神回歸

要走順政改之路，香港未來要發展好，還需正確理解「一國兩制」。中央為什麼要管香港政改？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無權自行決定政治體制，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中央通過基本法加以規定，香港政制的變革，決定權同樣在中央手裡。這是基本法所規定的，是香港在中國政制體制下的法律地位所決定的。

有些香港人對特首要「愛國愛港」表示不理解。其實，所有國家都要求公務員愛國，這是不言自明的政治倫理，入美國國籍還要宣誓呢。中央之所以要挑明講，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香港出現了跟中央對抗的政治人物謀求「出關」的狀況，試問哪一個國家會允許「智者明勢」。普選是大勢所趨。中產人士應該清晰看到中央作出決定的正當性，是在依據法律行事，這符合當前全國大力推動依法治國的大勢。想要撇開基本法，推倒「8·31」決定是不可能的。

香港特首既要對香港市民負責，也要對中央負責。「提名委員會」的制度設計，就是為了選出最能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同時受到中央信任的人選。試想，如果真的選出一個跟中央對抗的人，對香港的發展又有什麼好處？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央當然希望香港能夠繁榮穩定。香港中產的最大意願是安居樂業，同時又是「非常在意長遠發展」。過去中產在香港經濟發展中得益較大，也支持簽署CEPA等舉措，但香港現況並非十全十美，如果任由一些政治勢力把香港搞亂，恐怕中產會首當其衝吧。

事實上香港的經濟和政治，這些年受到反對派極大的掣肘，重大政策舉步維艱，雖坐擁「背靠祖國」的優勢，發展卻不如擁有強政府的新加坡。要改變這一狀況，有待中產「上位」，充分發揮理性，讓香港特首獲得更深厚的民意授權。香港中產階層素以務實、理性、辛勤拚鬥的精神聞名，香港需要這樣的精神回歸來結束喧嚷已久的手腳內耗，集中精力進一步改善經濟。這次政改對香港和香港中產階層而言，都是不可錯失的好機會。

(本文轉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審議《國家安全法》草案，明確指出香港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反對派卻趁此機會大唱反調，恐嚇港人《國安法》將藉機引入香港云云。事實上，任何社會議題都不能與國家安全相對立，這違反基本的政治及司法邏輯，會導致國家治理結構的撕裂，增加香港社會內部的分歧。香港要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目前港人要擔心的，是要警惕別有用心之人借題發揮，尤其是如今政改問題成為社會焦點之際，更要保持警惕，牢牢把關，以防有人將《國家安全法》妖魔化，損害香港與內地互信，為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設下藉口，威脅國家安全。

反對派對抗態度未改

此次審議的《國家安全法》草案稿中明確指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義務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領土完整統一，這早已寫在國家憲法中。即使現在草案的討論目標並非香港和澳門，但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維護國家安全是全體港人責任。

現在反對派死咬政改問題，對抗態度仍未見改變，甚至動用輿論攻勢，分化社會。反對派所提出的違憲違法的訴求，其本質與「港獨」直接掛鉤，讓人憂心。正當社會熱烈討論政改之際，反對派利用《國安法》審議一事，趁機恐嚇港人，《國安法》將藉機引入香港云云，作為破壞內地與香港互信的又一個藉口。事實上，正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出席電視節目時表示，如要將《國安法》納入基本法則需先諮詢特區政府，並配合23條立法，否則在香港將難以執行，市民無需過分擔心。目前港人要擔心的，並非《國安法》的本地立法問題，而是要警惕有人借題發揮，威脅國家安全。

特首普選作為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一個重要事宜，在程序設計上要保證國家安全不受侵犯，防止本港別有用心之人及外部勢力裡應外合衝擊香港穩定、顛覆內地社會制度。對於特首候選人的「篩選」過程，是為之後的「一人一票」普選把關。這不僅保障了港人的普選權利，同時維護了國家對香港的主權，確保國家安全不受侵犯。日前環球時報題為《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決不能對立》的文章指出，「拿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PK，違反基本的政治及司法邏輯。這樣做只會撕裂國家的治理結構，增加內部的分歧和敏感」。

嚴防借政改議題威脅國家安全

有消息指，反對派組織「人權陣線」計劃在政改表決前一星期左右，將發動10萬人包圍立法會大樓，迫反對派議員否決政改。「人權陣線」召集人陳倩瑩更表示，如果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將可能發動另一場「佔領」運動。對於反對派的激進暴力行為，港人應冷靜思考，這些行為對政改是否有任何幫助。目前政改方案的支持比率逐漸上升，不難知道民心向背。「佔中」期間社會上暴力衝突頻生、交通癱瘓、法治受衝擊，其結果是令社會混亂，政改一再遭到阻滯，導致民怨沸騰。從反對派一直以來的行為模式來看，他們考慮支持或反對的準則並非出於國家憲政、法律法規、現實狀況、民情民意等，而是從個人利益、黨派利益出發，對本港利益和前途置於不顧。如一再放任反對派意氣用事，肆無忌憚，有破壞無建設，香港繁榮穩定的局面將一去不復返。

繼今年3月反對派頭頭赴加拿大出席「聽證會」告洋狀後，近日加拿大眾議院再次就香港政改事務舉行聽證會，干預香港事務，「學聯」秘書長羅冠聰、「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等都參與其中。據加拿大媒體報道，聽證會圍繞三方面進行詢問：香港民主發展、人權自由的處境；《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中有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運作情況；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案等。反對派不僅以政改問題分裂香港社會，又將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特首普選問題帶到別的國家「商討」，意圖藉別國的力量對中央政府施壓。這種摒棄國家概念的行為，不是公然挑釁又是什麼？反對派一再做出帶有明顯「港獨」傾向的行為，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威脅國家主權與安全昭然若揭。

香港各界人士應擦亮雙眼，以國家憲政法律為依歸，做出正確的抉擇，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政改問題從來都不止是香港的問題，從來不能獨立在國家之外來做判斷，政改問題只有回歸到「一國」概念來討論，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等整體利益的指引下，落實行政長官普選。這一點從未變過，將來也不會改變。



張學修

是中產階級發聲的時候了

《中國日報》今日發表社論，現譯載如下：

「泛民」立法會議員迄今已三次高調宣稱，將集體否決政改方案。這種細綁式的否決本質上是野蠻、專橫的，因為此舉剝奪了香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的政治權利。毫無疑問，普選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幅度的民主跨越，本屆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香港史上最民主的制度。離落實普選僅有一步之遙，香港中產階級作為沉默的大多數，此時不站出來發聲，更待何時？

本港的中產階級以專業人士包括醫生、教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經理級管理人員、公務員為主體，強調「透過優質教育和自我努力而晉陞」，是遵紀守法、自我圖強、崇尚理性的表率，也是以溫和務實的態度和改良主義手段來推動社會變革的生力軍。作為最具獨立思辨能力的社會階層，中產階級其實看得很清楚，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多年來，所有28任總督都是從倫敦空降，港人何曾有過選舉權？總督同時還是立法局主席，制衡政治權力的「三權分立」並不存在。《中英

聯合聲明》簽署後，英國人自知時日無多，才「忽然民主」，為其政治代理人進入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等機構鋪路。香港真正邁開民主步伐是在回歸之後，推選委員會從最初的400人，後來增至800人、1200人，再到500萬合資格選民選特首，可見香港民主的歷史不長，但發展堪稱快速。從1997年由港人擔任行政長官算起到2017年，僅僅20年的時間，就可達至一人一票選特首的目標。反觀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君主立憲制，至1969年規定18歲以上公民享有選舉權，歷經近300年。

本港中產階級對自身的政治權利的實踐，大致始於上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漫長歲月中並沒有政治參與的機會和條件。香港回歸之後成功實施「一國兩制」，中產階級的安全感以及政治參與度才顯著增強。由於這個階層有着良好的参政議政條件，如果2017年特首普選以及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得以實現，顯然有利於中產階級從社會中堅力量向政治領域精英的過渡，實現其在未來政

治格局利益的最大化。

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兩頭小中間大呈橄欖形狀，中間就是廣大的中產階級，這是社會和諧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的基礎。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往往是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對推動社會進步產生正能量。中產階級的大規模形成和成長需具備一定的社會土壤，大致包括兩大前提：一是快速的經濟發展提供盡可能多的機會；二是公平法治使多數人依靠自身能力向上移動成為可能。遺憾的是，這種社會土壤正在被侵蝕。曠日持久的政治纏鬥，勢必導致社會撕裂，民粹政治熾熱，激進勢力抬頭，民主政治所需的共識基礎坍塌，經濟民生無以為繼。這個道理很淺顯，但對當前香港社會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中產階級沒落之日，就是香港衰亡之時。雖然中產階級屬政治冷感的沉默大多數，但是在政改處於見分曉的關鍵時刻，希望中產階級能夠勇敢站出來，力挺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為自身的民主權利發聲，為實現普選的既定目標發聲，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聲。